

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今年的荔枝丰产,质高价廉。电视里《长安的荔枝》每天有雷佳音卑微的圆胖笑脸。想起三月,我们曾先于荔枝史岭南行。

自驾游,好处在于不用沿着寻常的旅游热门打卡地,而是探幽访胜,有时开出几个小时的车程,只为寻访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前人故居,或一段历史传说中遗存的村落。

我们先绕道寻访荔枝贡园,在看似疏于管理很随意的土路边,有郑重挂牌的树龄1780年名为“进奉”的古树,树龄1670年名为“红皮”的古树。这时节,满树的花苞,离坐果成熟尚早。在这里,杨贵妃的名头自然大于苏东坡,唐代宦官高力士祖籍广东茂名高州,是赫赫大名的先夫第六代孙,自然熟悉这种家乡果。不远处另有规整有序的“荔枝园”供游人参观休闲,千年古树比比皆是。在一个整洁的岔路口标明“力士回首处”,未免缺少古意。我也原地回首,看到满园春色,荔枝盈枝。正是二月初惊见草芽时节,预想两三个月后,满树挂果一派忙碌的景象。遥想力士当年,舟车艰难挑选驰贡之品贵妃荔,其艰辛不知是否禀明圣上向唐明皇邀功?后人多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记载传统交织着浪漫、荒淫、劳民不绝的荔枝与美艳,鲜少提及高力士的选贡之功。当然,这些只是传说,当代有专家研究杨贵妃的荔枝来源,有岭南说、巴蜀说,还有云南说。我们所在只是这传说中的一地。出园

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今年的荔枝丰产,质高价廉。电视里《长安的荔枝》每天有雷佳音卑微的圆胖笑脸。想起三月,我们曾先于荔枝史岭南行。自驾游,好处在于不用沿着寻常的旅游热门打卡地,而是探幽访胜,有时开出几个小时的车程,只为寻访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前人故居,或一段历史传说中遗存的村落。我们先绕道寻访荔枝贡园,在看似疏于管理很随意的土路边,有郑重挂牌的树龄1780年名为“进奉”的古树,树龄1670年名为“红皮”的古树。这时节,满树的花苞,离坐果成熟尚早。在这里,杨贵妃的名头自然大于苏东坡,唐代宦官高力士祖籍广东茂名高州,是赫赫大名的先夫第六代孙,自然熟悉这种家乡果。不远处另有规整有序的“荔枝园”供游人参观休闲,千年古树比比皆是。在一个整洁的岔路口标明“力士回首处”,未免缺少古意。我也原地回首,看到满园春色,荔枝盈枝。正是二月初惊见草芽时节,预想两三个月后,满树挂果一派忙碌的景象。遥想力士当年,舟车艰难挑选驰贡之品贵妃荔,其艰辛不知是否禀明圣上向唐明皇邀功?后人多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记载传统交织着浪漫、荒淫、劳民不绝的荔枝与美艳,鲜少提及高力士的选贡之功。当然,这些只是传说,当代有专家研究杨贵妃的荔枝来源,有岭南说、巴蜀说,还有云南说。我们所在只是这传说中的一地。出园



编者按:上海书展,阅读乐事,文化盛事。2025年上海书展全线再升级,近悦远来。读书人、写书人、做书人、品牌活动联络人、书店人、办展人、媒体人……带着温馨有趣的记忆、新鲜的面貌与期待一起来个“精神赶集”。今起请看一组《书之展,人之约》。

转眼又到八月书香满城之际,微信里以书展为关键词的各个工作群新信息不断跳出。今年书展把上海书城辟为另一个主场,“双主场”立刻成了绝对热词。

时间线拉回到1998年12月30日,上海书城正式开业,开启了上海图书零售业的“大书城”时代。“第二届上海市书市”也同时在书城拉开帷幕,书市门票3元一张,最热闹时读者绕着广东路排上三圈才能入场,当年媒体把这一盛况称为“永不落幕的书市”。上海书城售书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陈列销售的图书40多万种,开业后一直热闹了十多年,双休日节假日每一层上行下行的电梯都站满了人,大读者小读者席地而坐,盘点不停业,除夕也不闭店,很多读者在此兜兜逛逛,不少员工家里的年夜饭也推迟时间,下班后到家还能赶个尾巴。后来上海市书市更为上海书展,改造焕新后的上海书城再一次成为上海书展的主场之一,跨越27年后历史在这里完成了又一次交集。

从2004年到2024年的20届书展,上海书城从未缺席。还记得第一届上海书展,主办方在中央大厅复刻了一条福州路店街,

的正门直至高墙都有烟熏火燎的痕迹,有的还有供桌,简陋的香炉小半截残香。房内到处铺

满尘土,几乎没有完整的家具,很多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但离开院落时一回头,却有清新的红纸对联,推算不久前的农历春节,有族人来此祭拜。这整体经过严格规划设计的完整建筑不是就可以称为村?他们赖以生存的田地和荔枝林很远吗?多少年前的薄暮夕阳,荷锄归来的村民辨别出自家屋顶的炊烟,聚拢在这条分缕析的一个院落里,幼儿嬉戏,春米捣衣声交杂,饭菜的香味聚散,鸡犬之声相闻。昔日辉煌鼎盛时该是怎样的热闹。如今门楣屋脊烟熏的痕迹,和醒目的明黄糝杂些许红的砖墙相映衬,森森然的安静使人油然生出孤寂,我竟然想起《简爱》中过火的废园,失明的罗切斯特坐在林草茂密的远处。然而这里没有坍塌,整体建筑巍然屹立,已进入衰年的荔枝树稀疏散落,但粗壮沧桑。脑海中闪过某个历史瞬间,距离苏轼二访时的土房茅屋过去了百千年,因为什么原因流落定居在这里的一姓族人,有着丰厚的财力、眼界和学识,设计建造起如此规整威严的深宅大院,随后子孙繁茂分隔成独栋的小家庭。又是什么原因,家族末世,籽散枝空,屋瓦荒寂。这个粤西偏远的村落,因千年前一位被贬文人来过过,就有了一个随意的村名。而触目惊心的烟痕,不过是后人祭拜的香火。

终于见到了一位从某个院落走出来的村民,五六十岁精干的汉子,我们他乡遇故知般向他围拢,他也像见到了久不见的朋友,忙丢下手中的工具,笑脸迎向我们。他引我们走进一个院子,这是一家人,他指着一间不大的偏房,这是一家人,一间更小的偏房,这里春米,这里冲凉,紧凑逼仄得令人称

奇。看看高大的正房,我思忖是主仆有别。他说这栋房子是他家的,他常来修修补补。却原来这里所有无人居住的房子都是各有其主的,但整体的外观和格局是不允许随意改动的。问他住在哪里,他说都搬去了“上面”。南行一路,常听到“上面”这个词,大体明白是指离老宅不远的现代化生活区。这汉子健谈,但口音重,听懂一半。他姓黄,名思美,整村人基本都姓黄。问他“几岁”,他支吾说是解放前几年生人,绝不像!顶多六十余。

当地政府的英明,基本保留了这里的旧貌,不仅供远客打卡览胜,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和先人的探究敬重。回来上网查看,苏二村赫然在目,果然是明清时期黄姓一族为避战乱迁来,至于这独特建筑群的前世今生,介绍不详尽,总之黄姓族人如荔枝树一样绿叶成荫籽满枝,繁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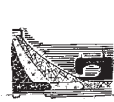
一座“书城”的27年书香传承

江利

烧、带病上岗都习以为常。老读者在书展见到熟悉的书城员工,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包括我自己,经常出现在书城的活动场地,在书展里也会被老读者认出来,虽然叫不出名字,也会以笑容相互点头致意。

2021年末,开业23年的上海书城闭店装修,我们为短暂的告别做了精心策划,倒计时的两个月又恢复了客流如织的情景,带着孩子的家长说自己大学时代就经常来书城,高中生说自己小时候常常带着面包在书城待上一整天……最后一天,当《回家》的音乐响起,看着读者和员工的不舍和期待,在书城坚守了二十多年的自己,心中也油然而

夜光杯



弄堂口停着一辆黄鱼车,装有半车西瓜。两个年轻人,一个给人上秤,一个吆喝。我走上前,拿喇叭吆喝的年轻人突然带着惊奇的口气叫我:老师你在这里呀?我打量了他一下,原来是过去一个捣蛋鬼学生,在校时比同龄男生早冒出胡须来,因此得了“老阿爸”的绰号。

望着如今二十多岁的他,我问,你怎么卖起西瓜啦?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已经成家了,在郊区当了农民,现在趁农闲出来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

我笑了起来,想起他在学校里的表现。我上他们美术课,有次国画作业画几样田园蔬菜,他乱涂乱抹不用心,我让他看看边上的女同学学如何认真作画的。他嬉皮笑脸说,人家是阿乡(农民)种菜的,当然画得好哦……一番油腔滑调让我印象颇深。我重提这事,想不到他说他的妻子就是当年这位被他称作“阿乡”的女同学。原来他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不多久就去帮“阿乡”家干农活,后来成了人家的上门女婿。

那时我们学校周围都是农田,学生中有不少是农家子女,上世纪

乡村的晨与夜,鸡鸣犬吠,各司其职。小猫醒得比鸡早,住一楼的大狗和新养的小奶狗都在后半夜叫过几声。睡得浅,迷糊间,被吵醒的小猫踩着着我的身体和脸,跳下床又跳到凳子上,压惊。随后,舔毛、喝水,吧唧嘴。再回到床上,先踩脸、然后假模假样钻被窝,又一跃而起,跳到我手够不着的地方,继续睡觉。

生息。这辉煌建筑的各个角度照片齐全,有人专程来过,长枪短炮加上无人机,现场的惊叹和图片的震撼各有所长。

临别时间黄思美,这里的荔枝几时采摘,他说:“树都老了。”原来,果树也是有寿命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千年前的荔枝树如何会还在开花结果扬名?

天色晚了,我们还要赶路,黄思美像与老朋友分手一样依依不舍。我们挥挥手告诉他“下次还来看你!”

生一份成就感。

今年上海书城从上海书展的“配角”变身为“双主角”,主要围绕做好图书展销、聚焦阅读周边经济、打造出版IP主题展览,在日常阅读场景的基础上叠加沉浸式阅读体验来做好文章:50余家出版机构依楼层特色打造沉浸式展销场景,推出与展览中心同频的惠民折扣;策划“向大师致敬”生平图文和著作融合展,邀请学者、专家、大师的家人现场推播客,向徐森玉、朱东润、王遽常、熊佛西、胡焕庸、冯契、陈从周(按生年序)等七位社科大师致敬;与上海野生动物园合作,为读者带来动物主题科普讲座及野生动物主题绘本展;与阅文集团合作举办十周年“让好故事生生不息”IP主题展,《全职高手》《诡秘之主》的爱好者可以进入栩栩如生的网文IP场景世界……

从1998年那个读者排起长队的冬日,到2025年双主场交相辉映的盛夏,上海书城始终是这座城市温暖的文化注脚。那些穿梭在书架间的身影、依附在书页间的记忆,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书香从不会因形式改变而变淡,正如这座城对阅读的热爱,始终在迭代中生生不息。

十日谈

书之展,人之约

责编:郭影

八十年代始,农民的生活好了起来。学校办公室窗外常常可以看到周围农家迎亲办喜事的队伍穿行在田间小径上。有一次看到一辆满载嫁妆的黄鱼车上一台黑白电视机伸出的天线上竟挂着一张银行存单迎风招展。

“老阿爸”挑了一只西瓜要送给我,我赶紧过秤付了钱。回到家,邻家阿婆问我这瓜几钿几斤,我报了数,阿婆把瓜捧在手上掂了掂说,没

重逢

徐慧芬

有七斤啊。我说卖瓜的是我学生不会错。老人家不相信,拿出了秤,一称果然只有六斤半。我有点发蒙,阿婆说竟骗到老师头上去了,去找他找他!我拎着瓜去问还没撤摊的“老阿爸”为啥要缺秤?他突然对边上称西瓜的伙伴发起火来:你聋子啊!没听见我刚才叫老师吗?

你啥意思啊?我问他。他把我拉到一边,悄声告诉我,他们这台秤确实是做过手脚的,每只西瓜上秤都缺半斤。我问他为啥要做这种缺德事?他辩解说别人家卖西瓜缺秤还要多,他还不算黑心。

乡村的晨与夜,鸡

鸣犬吠,各司其职。

小猫醒得比鸡早,住一楼的大狗和新养的小奶狗都在后半夜叫过

几声。睡得浅,迷糊间,被吵醒的小猫踩着着我的身体和脸,跳下床又跳到凳子上,压惊。随后,舔毛、喝水,吧唧嘴。再回到床上,先踩脸、然后假模假样钻被窝,又一跃而起,跳到我手够不着的地方,继续睡觉。

生息。这辉煌建筑的各个角度照片齐全,有人专程来过,长枪短炮加上无人机,现场的惊叹和图片的震撼各有所长。

临别时间黄思美,这里的荔枝几时采摘,他说:“树都老了。”原来,果树也是有寿命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千年前的荔枝树如何会还在开花结果扬名?

天色晚了,我们还要赶路,黄思美像与老朋友分手一样依依不舍。我们挥挥手告诉他“下次还来看你!”

延安西路1538号的下午

孔强新

那年春天,天气似乎回暖得早,延安西路一带高大的梧桐树,如同申城别的街区,早早泛出了新绿。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兴冲冲赶到延安西路1538号,去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

出版社的办公楼是一幢很有气派的欧式老洋房,底楼走廊宽敞,东面那间是《上海少年》编辑部,座谈会

在走廊辟开的空间召开。我签到时,已经来了几位业余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正在会议桌前迎候大家。那时他正值中年,略显瘦削的身材,举止儒雅。作为《上海少年》编辑,他是这次创作座谈会的召集人。我是第三回见到任老师了。两年前我写了两篇小说寄给《上海少年》,他是刊发小说的责任编辑。那年月,上海纯文学期刊只有《朝霞》和《上海少年》两家。《朝霞》我投过一篇描写知青上山下乡的小说,但稿件没有被采用。第二篇我投给了《上海少年》,不久收到了任大星手写的稿件录用通知单,他又跑到我的工作单位看望我。想不到一篇不是纯粹儿童文学的习作,受到这位老作家的重视,当时对我鼓励很大,我也开始学习儿童文学创作。

座谈会上,任老师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告诉大家:《上海少年》即将恢复原来的刊名“少年文艺”。这本1953年创刊、由宋庆龄题名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欢的儿童文学名刊,在“十年动乱”时期一度停刊、易名,如今又将获得新生。任老师代表《少年文艺》编辑部,向大家约稿。座谈会没有茶水点心招待,但每位参加者心头热乎乎的,儿童文学创作的春天又来临了。以后若干年里,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本刊物,包括《小青蛙报》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童话、故事、诗歌和儿歌,有些作品还被收入该社出版的《三百六十五夜》等集子。

许多年过去了,鬓发已衰,当年的业余作者也许相遇不相识了。延安西路1538号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却依然历历在目。

那么我还要表扬你蛮有良心?听你说已经当父亲了,这种欺骗行为你以后打算教给你儿子吗?……我举一反三狠狠批评了他,直到他低头认错脸发红。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此后一别再没见到他。

我的老友柏老师退休后发挥余热在老年大学教授国画课,去年春节前,他约我在此地文体中心展览厅见一面,展览厅正办一个画展,作者都是柏老师教授过的学员。其中有幅名为《农家乐》的作品颇为亮眼,满纸蔬果都由一个个娃娃挂捧在手里,很是生动有趣。正和柏老师聊着,迎面过来一个人,柏老师说,喏,作者就是他。

我们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哎哟”一声,想不到此人竟是“老阿爸”!他告诉我:当了十多年下大田的农民,后来开始搞乡镇企业,带领村民致富当过村办厂厂长。十年前他们村庄农田被征用,多数人家都拿了好几套新房子,年轻点的乡民被招进了征用单位。他的儿子考到了北京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他和柏老师是在几年前一次旅游途中认识的,此后跟柏老师学画已有好几年……

现在已是真正老阿爸的他,待人接物满是诚恳谦卑。

山里的鸟也早

醒,可能已经停在最

靠近阳台的枝头。我不能判断是几只鸟小组唱还是一只

鸟变换音调唱了整一场。时而婉转,时而清亮,小猫抓着窗帘爬到了高处——然后掉下来。

从迷糊中睁开眼晴,小猫已经在房间最高处的空调上蹲着。我喊一声,它应一声。不一会,它一个俯冲,像一颗流星锤,砸到了被子上。



听雨(甲骨文) 书法 徐兵

那年春天,天气似乎回暖得早,延安西路一带高大的梧桐树,如同申城别的街区,早早泛出了新绿。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兴冲冲赶到延安西路1538号,去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

出版社的办公楼是一幢很有气派的欧式老洋房,底楼走廊宽敞,东面那间是《上海少年》编辑部,座谈会

在走廊辟开的空间召开。我签到时,已经来了几位业余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正在会议桌前迎候大家。那时他正值中年,略显瘦削的身材,举止儒雅。作为《上海少年》编辑,他是这次创作座谈会的召集人。我是第三回见到任老师了。两年前我写了两篇小说寄给《上海少年》,他是刊发小说的责任编辑。那年月,上海纯文学期刊只有《朝霞》和《上海少年》两家。《朝霞》我投过一篇描写知青上山下乡的小说,但稿件没有被采用。第二篇我投给了《上海少年》,不久收到了任大星手写的稿件录用通知单,他又跑到我的工作单位看望我。想不到一篇不是纯粹儿童文学的习作,受到这位老作家的重视,当时对我鼓励很大,我也开始学习儿童文学创作。

座谈会上,任老师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告诉大家:《上海少年》即将恢复原来的刊名“少年文艺”。这本1953年创刊、由宋庆龄题名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欢的儿童文学名刊,在“十年动乱”时期一度停刊、易名,如今又将获得新生。任老师代表《少年文艺》编辑部,向大家约稿。座谈会没有茶水点心招待,但每位参加者心头热乎乎的,儿童文学创作的春天又来临了。以后若干年里,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本刊物,包括《小青蛙报》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童话、故事、诗歌和儿歌,有些作品还被收入该社出版的《三百六十五夜》等集子。

许多年过去了,鬓发已衰,当年的业余作者也许相遇不相识了。延安西路1538号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却依然历历在目。